

杨志军藏地小说系列

修订版

藏獒 3

杨志军·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杨志军藏地小说系列

藏

獒 3

杨志军著

修订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葵3 / 杨志军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0

(杨志军藏地小说系列)

ISBN 978—7—5354—5870—4

I. 藏…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5734号

责任编辑: 杜东辉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花语石工作室

责任印制: 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24.5 插页: 2页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75千字

定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上 卷

- 第 一 章 血光初溅 / 003
- 第 二 章 圆光占卜 / 012
- 第 三 章 老去的癸王 / 015
- 第 四 章 多吉来吧 / 022
- 第 五 章 宝剑的神宫 / 028
- 第 六 章 红衣女孩 / 036
- 第 七 章 桑杰康珠 / 041
- 第 八 章 曲杰洛卓 / 048
- 第 九 章 强盗 / 055
- 第 十 章 勒格红卫 / 063
- 第十一章 大格列 / 068
- 第十二章 狮子吼 / 074
- 第十三章 刺杀 / 081
- 第十四章 癸王之战 / 090

第十五章	攥一把獒毛送你走 / 099
第十六章	刀出鞘 / 109
第十七章	阳世离魂歌 / 114
第十八章	逆流而上 / 119
第十九章	狼的盛宴 / 124
第二十章	东结古入侵 / 130
第二十一章	情死 / 135
第二十二章	一击毙命 / 144
第二十三章	丹增活佛 / 149
第二十四章	拐骗 / 156
第二十五章	大黑獒果日 / 162
第二十六章	至高无上 / 168
第二十七章	大漠群狼 / 176
第二十八章	大遍入法门 / 183

下 卷

第二十九章	东结古獒王 / 193
第三十章	望故乡渺茫 / 203
第三十一章	救救藏獒 / 209
第三十二章	多猕獒王 / 218
第三十三章	西奔 / 224
第三十四章	女骷髅梦魔鬼卒 / 230
第三十五章	上阿妈獒王 / 238

第三十六章	入狱 / 245
第三十七章	疯狗之心 / 251
第三十八章	麦书记 / 259
第三十九章	重围 / 265
第四十章	雪葵 / 274
第四十一章	大鹏血神 / 283
第四十二章	狼恩 / 290
第四十三章	蓝马鸡草洼 / 297
第四十四章	血战故乡 / 306
第四十五章	地狱食肉魔 / 316
第四十六章	行刑台 / 329
第四十七章	神问 / 337
第四十八章	永远的冈日森格 / 344
第四十九章	涅槃 / 349
第五十章	救赎 / 355
第五十一章	藏巴拉索罗 / 364
尾 声	永别了,藏葵 / 370

上 卷

第一章 血光初溅

父亲万万没有想到，那场举世无双的劫难，不仅没有放过天高地远的西结古草原，而且还从父亲的寄宿学校开始，拿藏獒开刀。

劫难到来之前，西结古草原发生了几件让父亲刻骨铭心的事情，后来父亲才意识到，那便是预兆。

预兆首先是父亲的藏獒多吉来吧带来的。因为思念主人而花白了头发的多吉来吧，被带到多猕镇的监狱看守犯人的多吉来吧，在咬断拴它的粗铁链子，咬伤看管它的军人后，一口气跑了一百多公里，终于回来了。父亲高兴地说：“太好了，多吉来吧只能属于我，其他任何人都管不了。”但是命运并不能成全父亲和多吉来吧共同的心愿：彼此相依为命、永不分离。就在情爱甚笃的多吉来吧和大黑獒果日养育了三胎七只小藏獒，酝酿着激情准备怀上第四胎时，多吉来吧又一次离开了西结古草原。

那时候，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扩大寄宿学校，把孩子们上课、住宿的帐房变成土木结构的平房，毕竟帐房太小，孩子多了容纳不下，同一年级的孩子也得一拨一拨上课。而且冬天太冷，为了不冻坏孩子们，父亲一夜起来好几次，添旺炉火，给他们盖上蹬掉的被子或者皮袍。有了房子就好了，同年级的所有孩子可以在教室里一起上课，宿舍里也可以烧炕。更重要的是，房子比帐房坚固，即使再有狼群来，只要不出去，就不会发生狼群吃掉孩子的事情。

恰好刚刚建起的西宁动物园派人来到西结古草原寻觅动物，他们看中了多吉来吧，拿出几十元要把它买走。父亲说：“多吉来吧怎么能卖呢？不能啊，谁会把自己的兄弟卖到故乡之外的地方去呢？”动物园的人不肯罢休，一次次来，一次次把价格提高，一直提高到了两千元钱。父亲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钱足够修建两排土木结构的平房，教室有了，而且是分开年级的；宿舍有了，而且是分开男生女生的。父亲突然发狠地咬烂了自己的舌头，声音颤抖着说：“你们保证，你们保证，保证要对多吉来吧好。”动物园的人举起拳

头，庄严地做出了保证。

父亲流着泪，向多吉来吧和大黑獒果日一次次地鞠躬，一次次地触摸抚慰，说了许多个热烘烘、水淋淋的“对不起”，然后帮着动物园的人，把多吉来吧拉上汽车，装进了铁笼子。多吉来吧知道又一次分别、又一次远途、又一次灾难降临了自己，按照它从来不打算违拗父亲意志的习惯，它只能在沉默中哭泣。但是这次它没有沉默，它撞烂了头，拍烂了爪子，让铁笼子发出一阵阵惊心动魄的响声。父亲惊慌地扑过去抱住了铁笼子：“怎么了？怎么了？”父亲满怀都是血，是多吉来吧的血，它似乎在告诉父亲，接下来的，是血泪纷飞的日子。

远远地去了，多吉来吧，到距离西结古草原一千二百多公里的西宁城里去了。多吉来吧可爱的妻子大黑獒果日照例追撵着汽车，一直追出了狼道峡。

多吉来吧离开不久，和父亲一样喜欢藏獒就像喜欢亲人的梅朵拉姆也从西结古人的眼前消失了。梅朵拉姆是被迫离开的，她作为结古阿妈县的县委副书记，陪同州委麦书记来西结古草原落实菜羊菜牛的公购任务，来了才一天，就被一辆来自西宁城的吉普车接走了。吉普车接她走的时候，她是那么不愿意，藏在了牧民家里。是麦书记带着来接她的人找到了她。麦书记说：“你要相信组织是正确的。”来人严肃地说：“你不考虑你自己，也得考虑你的父母，为了你的父母，你必须回去。”麦书记问来人梅朵拉姆的父母怎么了，来人深沉得就像黑夜，只摇头不说话。梅朵拉姆只好跟着走了，她给麦书记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是她父母单位的，她说：“万一有什么事儿，你们从州上打这个电话，一定打呀。”说着就哭了。

尽管事情有些蹊跷，但谁也没有把仙女梅朵拉姆的离开跟西结古草原未来的命运联系起来，也没有对她被请进吉普车产生过于严重的猜测，总觉得西宁城里有她的父母，她去看看就会回来，以前不也是这样的吗？只有藏獒，一如既往地敏感着，似乎预感到了仙女的离开就是吉祥的离开，预感到了梅朵拉姆此去的凶险，包围了吉普车，不让它走动。

吉普车哪里会顾及藏獒的感情，对藏獒的阻拦先是惊怕，然后就是仇恨。它在一阵猛烈的吼叫之后，恶毒地启动了，一俟启动就很猛烈。跳上车顶的一只藏獒掉了下来，蹲踞车头的一只藏獒被甩了出去，趴在保险杠上的两只藏獒被撞出去老远，挡在轮胎前面的一只藏獒不愿意躲开，车轮压上了它的身体，前轮压了一次，后轮又压了一次，当场死了，肠子都从肚子里压出来了。

吉普车扬长而去，一路都是尘土，都是仙女梅朵拉姆为了死去藏獒的哭

声。冈日森格带着领地狗群疯狂地追撵着，一边哭叫一边追撵着。

即使是这样，大家除了伤心和愤怒，也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大劫难的征兆，是恶业的缘起。草原上的人，毕竟是迟钝而朴素的，有着天高皇帝远的憨傻。尤其是父亲，父亲最最关心的，是他的寄宿学校，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让父亲格外遗憾的是，两排土木结构的平房并没有盖成，卖了多吉来吧的两千元钱，交到西结古人民公社班玛多吉书记手里后，被他毫无商量地挪用去扶贫救灾中去了。父亲万般无奈，毕竟救灾就是救命，父亲和作为领导的班玛多吉一样，都不可能漠视任何一个亟待援救的生命。

灾难发生在春天，野驴河的河水涨出了人们的想象，原因是党项大雪山的融化比往年推迟了，却比往年增多了，天气好像是一下子温暖起来的，几天之内就流下来了平时需要流淌两个月的冰山融水。而在野驴河下游，冰面还没有完全消融，河道也没有安全开通，就又被从上游冲下来的冰块死死堵住，形成了一道高高的冰坝。流域中的大水朝着两侧漫漶而去，淹没了草原和牛羊、帐房和牧民。这是突发事件，根本来不及向草原以外的政府求救，救援只能是自救，而牧民们的自救只能是依靠藏獒的自救。

已经无法知道西结古草原的领地狗和各家各户的藏獒救出了多少人、多少牲畜，只知道藏獒们有累死的，累死在把主人从大水中拖向陆岸后的那一刻，累死在追赶着牛羊顺流而下的激浪中。有一只藏獒，是洛桑措姆家的看家藏獒，它看到大水淹没了帐房，七八岁的小主人还在帐房下面，就想撕破帐房把小主人救出来，但牛毛毡的帐房是结实的，被水浸湿的帐房更结实，它救了整整一天没有奏效，知道小主人已经死了，就用牙齿咬住帐房，再也没有离开，任凭岸上的人怎么叫它，它都没有离开。它死了，死了以后牙齿依然咬着帐房，依然牢牢地陪伴在小主人身边。

父亲庆幸的是，寄宿学校地势较高，离野驴河较远，他的学生、他的帐房没有受到大水的威胁。只有一个待在家里照顾生病的阿妈的学生，差一点死掉。那一刻，混杂在岸边人群里的父亲看见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趴在一块浮冰上。父亲喊叫着蹚进了河水，想接近浮冰，却很快被激流冲倒在大水里。西结古草原的獒王冈日森格跳进水里，把父亲拽到了岸上，又无畏地游过去阻拦那块载人的浮冰。浮冰太大，流速太猛，它不仅没有用身体拦住，反而被浮冰撞翻后淹进了冰层下面六七米深的水里。这时候大黑獒果日扑了过去，把冈日森格从浮冰下面撕了出来。严重受伤却依然活着的冈日森格没有放弃抢救，它已经知道不能从正面拦截大块的浮冰，便从后面追了上去，再三再四地扒住

浮冰，让倾斜的浮冰把孩子滑到了它的嘴边，它一口叼住学生的衣袍，把他拖进了水里，然后又拖到了岸上。

父亲一边帮着孩子吐水，一边感激地喊着：“冈日森格，冈日森格。”冈日森格不习惯这样的感激，或者觉得这是一种让它继续救人救畜的鼓励，马上离开，又跳到河里去了。

这是水灾的预兆。水灾以后便是雷电，是雷电之灾。

雷电发生在下午，轰鸣把天空炸裂了，闪电就从裂缝中横劈下来，劈死了索朗旺堆生产队的牧民喜饶巴。劈死喜饶巴的这个瞬间，他家的藏獒德吉彭措疯了似的扑向了雷电。雷电很快不鸣不闪，远远地逃走了，却把仇恨的种子深深埋进了德吉彭措的心里。

喜饶巴是个无妻无后的牧民，他对待他的藏獒德吉彭措就像对待他的亲生儿子。他被雷电殛杀以后，德吉彭措便成了一个孤儿、一只失去了主人和归宿的藏獒。父亲把它带到了寄宿学校，喂吃喂喝，百般亲近地对待它，尽量想让它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它的新主人。德吉彭措非常懂事，强忍着悲郁忧愤，完全按照父亲的心愿表现着它对新主人的服从和信赖。但是只要天空出现雷鸣电闪，它就不再是父亲的藏獒，而是喜饶巴的忠诚卫士了，它会狂吼不止，会追逐而去。当然它是追不上的，雷电一消失，它就又回来了。这样重复了多次之后，终于有一天，当东方的天际线上一再雷鸣、一再电闪，德吉彭措一路追逐过去，追进了昂拉雪山，追上了冰峰雪岭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半个月过去了，等不来德吉彭措的父亲骑着马去昂拉雪山寻找。他找到了德吉彭措，但已经不是生命，而是一具烧焦的尸体。父亲看着它，禁不住心惊肉跳，感慨万端：德吉彭措是为主人报仇而死的，是追逐雷电、撕咬雷电、试图吞掉雷电而死的，它的命运似乎只能像它的主人一样被雷电殛杀而死。

父亲用他的大黑马把德吉彭措驮下了山，驮到了天葬场。本来是秃鹫蔽日的天葬场，那天居然一只秃鹫也没有。父亲在心里隐隐有了一种担忧：好像德吉彭措的殛死不是死亡的结束，而仅仅是开始，更多的死亡还在等待之中，至少秃鹫们是这样认为的。父亲去了一趟西结古寺，把他的预感告诉了丹增活佛。丹增活佛阴沉着面孔半晌不语，突然又慈悲地笑了，口气柔缓地说：“你知道‘德吉彭措’按照汉人的说法是什么意思？”父亲说：“幸福圆满。”丹增活佛说：“幸福和圆满追逐雷电而去了，这有什么不好呢？雷是天神的脾气，电是天神的神经，秃鹫是天神的光脉，轰鸣是提醒，闪电是安慰，光脉总有一天会照耀和消化所有的尸骨，等着吧，无常决定了一切，藏巴拉索罗决定了一切，今天和

明天是不一样的。你知道藏巴拉索罗吗？”父亲摇了摇头。

丹增活佛叹口气说：“不知道也好，知道的越少，就越没有牵挂，越没有牵挂，就越没有恐怖。汉扎西你去吧，什么也不要管，今后发生的一切都是预见之中的，在宁玛巴古老的伏藏《鬼神遗教》里，就有过一个这样的预言：在一个有三座大雪山的地方，诞生了黑命主狼王，它拿走了人的灵魂，试图用黑暗取代佛光。”父亲还想问什么，丹增活佛说：“去问魔鬼吧，魔鬼就要来了。”

丹增活佛的话等于给父亲送来了一个噩梦，那个噩梦连续几次出现在宁静到死去的草原之夜，吓得父亲每次都浑身冷汗，惊跳而起。黑命主狼王，黑命主狼王，所有的人变成了黑命主狼王，所有的牲畜也变成了黑命主狼王，还有藏獒，那么多藏獒都变成了黑命主狼王。而父亲，一个被黑命主狼王死命追逐的人，夜夜都在逃跑，跑到哪里都会撞见黑命主狼王。他撞见的黑命主狼王都是直立而行的，没有五官，也没有四肢，但是飞快，它们飞快地移动着，在胸脯上裂开血盆大口，吞噬着草原上的一切，包括有情的众生和无情的万物，包括麦书记和丹增活佛。

每每从噩梦中醒来，父亲都要埋怨丹增活佛：你这个活佛，为什么要说那些吓唬人的话呢？但他又明白，自己的噩梦其实与丹增活佛毫无关系。毕竟父亲不是西结古草原土生土长的人，他跟草原以外的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比丹增活佛更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而外面的一切迟早要来到这个没有邮路、没有正式公路、没有通讯线路的边远的草原。为此，他曾经有过兴奋，但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出现了为追逐雷电而死的德吉彭措，出现了他的噩梦，出现了噩梦中的麦书记和丹增活佛。父亲在为麦书记和丹增活佛担忧，这样的担忧说明他已经被生活磨砺成了一个忧郁的、多思多虑的人。

多思多虑的父亲除了为麦书记和丹增活佛担忧，朝暮牵挂的还有他远在西宁的家，他的妻子和孩子，一想到西宁，他就会想到西宁动物园，想到多吉来吧。他差不多就是把多吉来吧当做亲人中的一员来怀想的，怀想它过去的一切一切，担忧它现在的所有所有。

就在担忧笼罩着父亲，让他夜夜噩梦的时候，噩梦悄悄膨胀起来，占领了所有的时间，陡然变成了恐怖的现实。

漆黑如墨，青果阿妈草原的夜晚就像史前的混沌，深沉到无边。一个魁伟高大、长发披肩的黑脸汉子，骑着一匹赤骟马，带着一只以后会被父亲称作“地狱食肉魔”的藏獒，从狼道峡穿越而来。

地狱食肉魔一进入西结古草原就显得异常亢奋,伏着身子或者举着鼻子到处嗅着,没事找事地跑向了三只藏马熊。主人黑脸汉子驱马紧跟在它身后,似乎想看看自己的藏獒到底有多大的能耐,阴险地撺掇着:“上,给我上,咬死它们,咬死丹增活佛。”地狱食肉魔看了看主人,利牙一龇,扑了过去。

三只藏马熊是两公一母,两只公熊之间正在进行爱情的角逐。一看一只藏獒跑来骚扰它们,两只公熊争先恐后地迎了过来。地狱食肉魔就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显示了自己的神奇,它突然停下来,直立而起,吸引得两只公熊也同时站起来又是挥掌又是咆哮。地狱食肉魔旋风一样把身子横过去,横出了一道流星的擦痕,然后歪着头,从两只公熊亮出的肚子前冲了过去,只听“嚓”的一声响,又是“嚓”的一声响,两只公熊无毛而薄软的小肚子抢着烂了,刚才的爱情角逐让它们勃起的生殖器还没有来得及缩回去,就被地狱食肉魔一口咬住,连同小肚子一起扯烂了。两只公熊赶紧把直立变成了爬行,但为时已晚,只能愤怒地吼叫、痛苦地哀鸣。它们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地狱食肉魔,却被对方用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诡诈轻而易举地剥夺了生命的希望。母熊落荒而逃,它逃离了杀手,也逃离了同伴,因为它知道,爱情和爱人都已经没有了,两只公熊今天不死,明天就一定会死——流血而死,疼痛而死,悲观绝望而死。

黑脸汉子带着地狱食肉魔朝前走去。他在心里阴暗地狞笑着,好像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胜利,看到了目的实现后天空的灿烂和内心的明亮。他的目的当然不是咬死两只藏马熊,而是实现自己的誓言,那个誓言是这样的:所有的报仇都是修炼,所有的死亡都是资粮,鲜血和尸林是最好的神鬼磁场,不成佛,便成魔。他要用自己的藏獒,咬死西结古草原所有的寺院狗、所有的领地狗、所有的牧羊狗和看家狗。

他安排好了实现誓言的次序:先寺院狗和头人的狗,后领地狗,至于那些零散的牧羊藏獒和看家藏獒,碰到多少就收拾多少。他发现,当他为实现誓言激动不已的时候,脑子里出现最多的,还是獒王冈日森格和曾经是饮血王党项罗刹的多吉来吧。他攥起拳头不停地挥舞着:咬死冈日森格,咬死多吉来吧,咬死,咬死。

黑脸汉子一路念叨着冈日森格和多吉来吧,选择一条最便捷的路线来到西结古草原的腹地,第一个碰到的,便是父亲的寄宿学校。他勒马停下,犹豫了片刻,突然藏在了一座草丘后面。他不想见到父亲,无论他多么想杀死这里的藏獒,都必须等待一个父亲不在寄宿学校的时候。

在父亲的记忆里，西结古草原最初的紧张气氛还不是出现了黑脸汉子和他的地狱食肉魔，而是出现了一匹无人骑乘的枣红马。

枣红马于夏日正午的金风热阳里来到了寄宿学校的牛粪墙前。父亲走过去一看，马鞍歪着，皮鞭子扯到了一边，马肚带也断了。枣红马扬头瞪眼的，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父亲不禁大叫一声：“这不是麦书记的马吗。”他左顾右盼地喊起来，“麦书记，麦书记。”父亲朝远方瞅了瞅，没瞅见麦书记，却看到一片灰黄的烟尘从狼道峡的方向腾空而起，一种不祥之感油然而生。他心急火燎地扯掉鞍鞮，跳上枣红马，打马就跑，没忘了喊一声：“美旺雄怒，美旺雄怒。”

一只赭石一样通体焰火的藏獒从帐房后面跳出来，跟着父亲跑向了碉房山。漆黑闪亮的大藏獒大格列和另外四只大藏獒以及小兄妹藏獒尼玛和达娃羡慕地望着被主人招走的美旺雄怒，亢奋地来回奔窜着，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是守护寄宿学校和孩子们，很快又安静下来。

父亲驱马跑向烟尘腾起的地方。但是烟尘在移动，很快又延伸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只看到了马蹄和獒爪的印痕，那么多，一大片。他知道自己追不上那些人，调转马头，跑向了碉房山。

碉房山上的牛粪碉房里，西结古人民公社的书记班玛多吉一听到父亲火烧火燎的喊声，就从石阶上跑了下来，听父亲说着话，又看了看麦书记的枣红马，攥了一下拳头说：“你说得对，一定是麦书记被劫走了，谁劫走了麦书记，看清楚了吗？没有？为什么不追上去看清楚？”父亲说：“你是公社书记，我是想让你去搞清楚，怎么办？麦书记是不能出事的。”班玛多吉说：“更重要的是藏巴拉索罗不能出事，藏巴拉索罗必须属于我们西结古草原。”

班玛多吉皱着眉头朝远方看了看又说：“你说他们往东去了？东边是藏巴拉索罗神宫，再往前就是狼道峡。劫走了麦书记的人一定会去藏巴拉索罗神宫前祷告西结古的神灵，然后直奔狼道峡。快，你去通知领地狗群，我去通知我们的骑手，集合，都到藏巴拉索罗神宫前集合。”说着，大步流星走向了不远处的草坡，那儿有他的大白马和他的护身藏獒曲杰洛卓。

大白马和枣红马朝着不同的方向飞奔而去。马背上的班玛多吉和父亲就像两个急如星火地奔跑在战场上的古代骑手。一黑一赤两只藏獒跟在他们身后，它们粗硕厚硬的爪子弹向柔软的草原，沙沙沙地漂动在草浪之上，轻盈潇洒得如同流云飞走。草原无边，蓝天无限，晴好的风日里，大踏步走来的却是阴险。

父亲离开寄宿学校不久，黑脸汉子便从草丘后面闪了出来，低沉地吆喝着，命令地狱食肉魔冲了过去。

守护寄宿学校的藏獒大格列和另外四只大藏獒以及小兄妹藏獒尼玛和达娃，已经来到牛粪墙的缺口也就是寄宿学校的大门前，用胸腔里的轰鸣威胁着，它们不是好战分子，它们的原则是不犯我我不犯人，只要地狱食肉魔不再继续靠近，它们就不会主动进攻。

但是地狱食肉魔没有停下，进攻只能开始。

大格列首先扑了过去。它是一只曾经在苍宝雪山吓跑了一山雪豹的藏獒，它只要进攻，就意味着胜利。胜利转眼出现了，大格列惊叫一声，发现胜利的居然不是自己，而是对方。地狱食肉魔用难以目测的速度带出了难以承受的力量，让大格列首先感觉到了脖子的断裂。轰然倒地的时候，大格列看到第二只大藏獒的喉咙也在瞬间被利牙撕开了。

第二只大藏獒被父亲称作“战神第一”，曾经在冬天的大雪中一口气咬死过九匹大狼而自己毫毛未损。遗憾的是，这一次它损失了生命，它都来不及看清楚同伴大格列是怎样倒下的，自己就已经血流如注、命丧黄泉了。

第三只扑向地狱食肉魔的是“怖畏大力王”，它曾经守护过牧马鹤生产队的一个五百多只羊的大羊群，连续三年没有让狼豹叼走一只羊。它有扑咬的经验又有扑咬的信心，但结果却完全超出了它的经验和想象，它的扑咬似乎并没有发生，就把脖子上的大血管奉献给了地狱食肉魔的残暴。

第四只大藏獒叫“无敌夜叉”。它是一只老公獒，身经百战，老谋深算，几乎没有在打斗中失过手。它知道来了一个劲敌，就想以守为攻，伺机咬杀。正这么想着，发现机会已经来临，对方居然无所顾忌地卧了下来。它带着雷鸣的吼声扑了过去，立刻意识到它的身经百战和老谋深算几乎等于零，它的扑咬不是进攻，而是自杀。

还剩下最后一只大藏獒了。有一年雪灾，这只大藏獒帮助救援的人找到了十六户围困在大雪中的牧民，牧民们就叫它“白雪福宝”。它从现在开始成了一秒钟的生命，一秒钟很快过去了，就像光脉的射击、声音的飞驰，白雪福宝还没有做出扑咬还是躲闪的决定，比意识还要快捷的利牙就呼啸而至，让它茫然无措地滋出了不甘滋出的鲜血。

黑脸汉子冷酷地看着倒在地上的五只大藏獒，咬牙切齿地咕哝了一句：“五个反动派、五个牛鬼蛇神、五个丹增活佛，都是该死的。”

地狱食肉魔耷拉着血红血红的长舌头，耀武扬威地走进了寄宿学校的大

门。黑脸汉子骑马跟在它身后，警惕地看着前面：多吉来吧，寄宿学校的保护神、曾经是饮血王党项罗刹的多吉来吧怎么还不出现？他看到学校的孩子们一个个惊恐不安、无所依靠地哭喊着，这才意识到多吉来吧不在寄宿学校。他遗憾地叹了一口气，瞪着孩子们怀抱中的小兄妹藏獒尼玛和达娃，下马走了过去。

几分钟后，黑脸汉子把本想抢过来摔死的小兄妹藏獒尼玛和达娃揣进自己的皮袍胸兜，带着地狱食肉魔，离开寄宿学校，带着刀刀见血的仇恨，亢奋不已地朝着实现誓言的方向走去。

这是公元 1967 年的夏天，草原的景色依然美丽得宛若天境。